

新北市土城安和國小 109 學年度上學期三年級生命教育心得報告

他是我爸爸

方文彬老師編授



約莫十多年前。七點左右，南海路上，建中的交通指揮隊各就各位。走路的、騎腳踏車的、父母開車的、搭公車的都蠢擁而至。南海路人山人海，全在趕路，一起差肩急急走入建國中學。

每天早上七點二十分，一輛改良的三輪機車準時到建中門口。父親肢體殘障，上半身挺得很直，沒有一絲愁容，送他上學。有一回我撞見了，那孩子是我的學生。父親是殘障人士。這位爸爸每天帶著揚眉瞬目的眼神，讓孩子下他的三輪車。自信的跟教官打個招呼，然後帶著對得起祖宗的眼神馳去。

下著秋冷黏雨的昏曦，我又看見他的父親送他來校門口。我騎著摩托車，停在待轉線上，等著交通指揮給我的契機。

「對不起，這車不能停在這裡。」

交通指揮善意的勸導這位三輪車爸爸。

「歹勢……歹勢……」

他沒有不悅。不好意思開走了。我學生身著雨衣，目送老父離去，才進校門。我也開進來，刻意靠近他，叫了他的名字。眼眸一閃而過，發覺他鼻頭酸紅。他微微打了個手勢。我這個招呼讓他有點為難。有一絲懊惱，留在銅像前。

學校日，天已黑，看清楚他父親的身影，瘦小、羸弱。他攙扶老父，一步一步走上四樓，人多擁擠，有點喘。七點時間將到，他刻意走到我的面前。

「老師，他是我爸爸。」很平和的告訴我。

「老師好，我是他巴巴。」爸爸很謙虛的不斷點頭。

他，除了國文跟藝能科以外，全部免修。太神了。平日同學上課時間，他經常在圖書館自修。長得一表人才，律己甚嚴，話少了一點。早熟深邃的眼神，足以穿透人的心。

隔天一大早，他一進教室就找我，遞給我一包東西。「這是爸爸媽媽親手縫製的方巾，送給老師師母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。跟爸爸媽媽說謝謝……」

「爸爸媽媽是裁縫師，自己裁縫的，媽媽說擦汗方便。」

邊鑲得細緻、精巧。有五、六條。爸爸媽媽都是中重度的殘障人士。

混熟了，他自然而然跟我談起他的計劃。

他希望高中兩年就能進入大學。

「我急著要光耀門楣。」

「我父母都是殘障人士。」

「我是他們的希望。」

「我要去麻省拿博士。」

「老師見過爸爸送你上學幾次呢！」

「他從小就每天送我上學。」

「難得你願意讓父親載你上學。」

「他是我爸爸，我以他為榮。還有媽媽...」

「三輪車，眾目睽睽之下，老師很感動很佩服.....」

「他是我爸爸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爸爸非常喜歡送我上學；我也非常喜歡爸爸這樣載我...。爸爸說他載得是未來的科學家，拯救人類的科學家。

爸爸問過我：這樣載我，會不會覺得難為情！爸爸說：等到不希望我載的時候，要跟我講。破破舊舊的拼裝三輪車，父子共吟三輪車之歌。

「我要讓爸爸以我為榮。」我相信他的態度。

「爸爸媽媽，從小自卑、怕人羞辱、怕人瞧不起。」

「他們是我父母，我要讓他們知道，這一生不虛此行。」

難以想像大都會竟然存在沒有叛逆的年輕人。難以想像每天讓他老爸「嘍—嘍—嘍」接送。難以想像十五、六歲，就立志要拿麻省博士。

一個悶熱的下午，南海路面發燙，他父親開車來接他。「蹦」地一聲，一部機車騎士撞上他老爸的三輪車。教官交通指揮一起擁上，「趕快趕快叫救護車！.....」

他風聞趕至，撥開學弟們的手，抱在懷裡。「他是我爸爸，我來。」堅毅地對著教官瞬目示意。喔伊喔伊.....喔伊喔伊.....和平醫院救護車，把他老爸載走了。

後來，爸爸就沒有送他上學了。一直都沒有。他每天走路上學。聽說腿廢了，無法煞車。不在開三輪車了。

高二讀完，他保送臺大電機。最後真的到麻省理工深造。

我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建中。十幾年過去。到現在都會不經意看一下他父親停車的固定位置。以及想像他父親被車撞成重傷的情景。

幾年前教師節前夕，他從美國汐谷寄給我一張賀卡。他說：

——爸爸媽媽已經不用幫人做裁縫了。

——我已經在美國結婚了。

令我驚訝的是，他還說：——雖然我是孤兒院領養的。他們是我最愛的爸爸媽媽.....。

教師節又快到了。很期待他的賀卡。這樣我的耳邊又會隱約響起——

「他是我爸爸.....」

「他是我爸爸.....」

「他是我爸爸.....」

一個陪著殘障爸爸坐三輪拼裝車上學的建中才子。一個最喜歡說：「他是我爸爸！」的麻省理工博士！